



一本

鹿冠道人紀善錄

北郭居士記

鹿冠道人紀善錄

紀善錄



鹿冠道人

杜瓊

輯

黃采字宗素蘇之嘉定人由監生任兗州府知府永樂
未妖尼唐賽兒反山東兗被攻破自采以下以失機當
斬采謂其僚佐曰此惟照卷收人公輩皆可逸去某獨
當之但令子弟一人隨行以收吾骨歸墓先壠幸也既
而蒙宥復官閱五年而令終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囚稱旨除刑部
已善錄

主事遷兩浙鹽運司同知治鹽得宜嘗諭所屬吏曰賈
人於天涯海角運米入倉以求利不亦勞苦之甚乎庸
可以不中者與之幹生平取與一介不苟飲食亦不妄
食其教子弟亦不得妄食於人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以
贓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雖極榜掠終不服後得罰
運木石贖罪幹躬自負荷或俾其令子弟代之幹曰此
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隸卒幹曰非
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禮律已妻妾視之若嚴君

然甘澹泊惡貪黷雖遭困執志節不少挫終思南府
同知

人生天地間所貴大節全為子必祇慎為臣必恭虔嗟
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相纏泄痢
徹晨夕藥石療靡痊宿朋具珍英對之不能咽意者造
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古存齋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
佳所見諒有偏高踪邈難繼偶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
慎勿稱希賢此王叔英詩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建文年

間仕為漢陽知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陳詞禱於山川與神約一日不雨則減一膳二日不雨則減二膳三日不雨則絕粒以待神顯戮夜則寢苦枕函於齋宮二日果大雨壬午歲則作此詩自經歿蓋托疾而隱其迹耳此話得之楊仲舉

潘純字粹中長洲人由監生拜監察御史永樂中在京師娶穆氏為妾穆本宦族初不知其有妻也既而妻黃氏自蘇至純慰館于他所妻亦不知其有穆也越五日

穆氏知之具鞋帕之儀執妹禮以見禮意甚勤妻曰我初不知有汝也吾自有子婦在蘇家有莊田生計吾當還矣汝善事君子既而穆之母及兄弟皆至曰吾家女不與君為妾將論純而歸女曰不可既事人庸可易乎乃以理諭兄弟黃氏又以女禮事穆氏之母感悟遂和好如一後純改陽信知縣二室同處幾二十年始終無間黃有疾穆侍疾甚勞及卒哭之過哀成心痛疾蘇州府通判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評事轉兵

馬指揮陞今職在任二年有惠政公而廉正統十七年
年六十有七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豪無所
取而其家甚貧予有詩送之曰公辭榮祿賦歸田又却
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天台李謨字君定為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常弟子贄
見之禮一皆不取束脩止納其富者於貧者反與之錢
米以勉其學弟子莫鉉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時苗圖
求楊尚書仲舉題詠其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為

市名矣竟拒之但錄楊公之詩而已秩滿即出居外舍
其父茂弘任考功員外一塵不緇未老致仕蓋有家法
云

楊仲舉先生名翥吳縣人隨其兄成湖廣以訓蒙為業
脩身謹行號希顏生言動不妄與物無競鄰人檐溜滴
於其家、人欲與之論先生曰晴日多雨日少何足較
也。有狂人罵之者先生若不聞旁人皆怒先生徐曰姓
名偶同耳自是人感其德無敢慢焉。里有憤爭者聞先

生過輒散去曰我何面目見楊師父耶其德化人如此仁宗皇帝聞其賢遣使驛召之授翰林院編修居京時所乘驢善鳴一日令人亟鬻之家人問其故曰隔壁某老而得子恐驚之致疾也壽八十有五以禮部尚書致仕子仕吳縣主簿

工部侍郎羅汝敬奉使江南看詳蘇郡糧稅之重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之錢糧皆無此者蘇民輸納轉運不勝其困官府止存虛數而實未嘗充足羅公遂為奏

請于朝減糧三分計減七十萬石以紓民困已而戶部移文復征前數知府况鍾復奏有失信于民之語朝廷乃許之民力得以稍寬者二十餘年矣然猶有困苦于其中者蓋富者多五升輕田貧者皆重額雖減三分尚多輕額者數倍景泰初都御史陳泰來撫蘇常等郡得以便宜從事乃以五升倍之重額者止收平米而又不虧原數官民兩便易于征收富者亦不之怨天順元年都御史李秉代之一遵其法永為定制矣

汪潄字清之陝西人由進士累官戶部郎中用薦為蘇郡太守郡有小偷汪與錢二千俾之改行為善郡人為賞盜歲飢設粥食之郡人以為不能飽民而益死民噫小盜與錢如漢王烈與盜牛者布後能改行之類往往有之儒者之心也初未設粥時飢民相聚行將劫富家聞施粥遂已使無此舉其禍有不可言者豈但死一二哉郡人之尤汪守者蓋未之思耳

長洲縣丞劉幹懷慶人由王府紀善轉來佐縣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民亦不忍欺也俸給之外分毫不取嘗有丐者至其衙中乞米時幹坐一甕瓦上食粥下與之秩滿改他邑長洲之民奏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益甚雖得疾日惟以民事為念人為求醫禱祀無虛日疾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之後取其衣冠葬虎邱之東築室建碑題曰劉公墩近有孫登甲科之官閩浙間設祭而去王清字一寧臨清衛指揮讀書能詩有文武才正統間以大臣薦陞都指揮備倭廣東十四年劇賊王蕭養作

亂朝廷命安鄉伯討之安鄉才得一捷即大肆貪婪船載賄賂重莫能行為賊襲殺初清諫安鄉宜從山路賊不知我虛實安鄉以賊故不從卒以取敗賊執清謂曰公賢者吾不敢加害能使廣東開城門足矣清許諾乃以書射城中使之固守賊惡之遂遇害城民百萬獲全清之功也

華公懌南齊孝子寶之後自常徙長洲之下雉瀆為人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裹為寄覺其沈重藏之密所李死其子來謁公懌問曰得毋取若翁所寄乎荅曰無所事也取以付之封記宛然及剖視之中有黃金八兩銀二十兩其子不肯受公懌再三勉慰之始受而去

洪武中嘉定縣民三人一姓黃二失其姓同來郡中輸稅緣至通關坊茶肆飲茶見几上有小包裹捫之有物知為他人所遺坐以需之良久有老嫗倉皇而來云有金首飾數種皆他人物吾賣婆也今何以償第有歎耳

三人詢實其數而還之。嫗願以一、二酬報，竟却之。

吳儒金德潤先生女名淑寧，年二十二嫁禮部員外郎張概。得罪法當死，淑寧聞之曰：「某歸張，雖未期月，義不可使夫獨死。」于夫死之後，孰若死于未死之前，使其無疑憾于地下。遂經死後三日，概得宥歸葬婦于先壠。事在洪武十九年。天台林右作張烈婦傳。

陳氏女失其名，年二十，聰慧知書。其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衆慚而退其居。父喪哀而有禮，事在正統四年。

吳人姜公實同知汝州時，有部民楊某者，居其父復初之喪，廬墓三年，衰經不去，身不茹葷，不澡浴，不鑪，不扇，日擔土加墳，備受勞苦。其妻憐而省之，大罵，逐去鄉人，高其行，饋以粟，拒而不納。惟用其家所送薪米。

長洲卓氏女諱清，字永潔，甫笄，適同里士人徐宣。洪武壬午宣卒，清年二十一，遺男女二人，越二載咸夭。清誓志守義，其操益堅。既而舅姑皆歿，葬之，克盡孝道。其

母疾篤清于密室齟天割股作糜以進母食而甘疾遂愈母年八十而終人皆稱為節孝婦云

吳城西士人張文綱年二十九而卒病危篤時謂其友朱明仲曰吾死不恨而吾妻貧不能守但得銀三兩以為絲線經營計足以餬口明仲遂以銀三兩納文綱懷中氣遂絕明仲後孫木登科

彭烈婦諱慶字宜君姓鄭氏崑山鄭有鄰女年十八嫁彭餘閏期年而夫病再期而夫亡侍疾甚勞

哭甚哀後夫亡六日竟赴屋後之池而歿事在正統八年十月

顧德璋吳人也洪武中以富戶實京師居儀鳳門生女名婉寧贅壻陸某不二年夫卒父母察其志女曰事夫豈有再乎淚雨下父母亦泣遂不復言居家極盡孝道保養孤姪以恩年五十二其居為鄰火延燒父結小屋而居父尋卒族人有欲迎養者女曰吾生于斯豈宜他往哉有歿而已越十日亦卒事在正統十一

年十一月十五日

蘇人趙廷珪洪武末以閭右居京師其子天灰子婦有遺腹子名俊字以能性至孝能順適祖意祖年七十餘怡而樂可謂順孫矣司留務者遇違逆之人則曰汝何不學趙俊南京之人則直指為趙孝子云

沈順昌吳縣人少孤母氏守孀侍奉至孝家雖貧母之衣食裕如母卒葬後再期之內日携餘食抵墓所哭盡哀而返衣裳不脫破碎如懸鵲顏色慘然見

者為之改容

吳人于得泉之女許贅徐景仁未婚景仁被劓景仁父謂子殘廢願改婚得泉喜其女不可竟與成婚事之甚謹後數年景仁以前事成雲南例以妻行其叔于祿謂之曰若改嫁得免否則死萬里氏乃曰此何難遂自經死

松江上海縣民徐文通妻陳氏甫嫁五十七日而文通死後三日陳氏自經有司上其事正統三年詔

旌其門

朱昱字伯昇吳郡對門人宣德初年甫十六父某該
遠戎老不欲行其兄愍先匿去昱請代往時清戎同
知張徽少昱不准代欲追逮其父兄昱備極苦楚固
請代之巡按御史某憐之改留蘇衛後調南京貧甚
嘗于道中得遺金百兩嘆曰彼亡金者不獲必就死
地乃伺于得金之所三日果有客倉浹而至昱探其數
合遂歸之正統間以目疾得告還鄉有子克家安

享餘年

吳僧塤大章鄉人褚守行嘗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
守行坐事家破身歿塤子成永平塤不遠數千里
負其物抵成所付之

吳憲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使吳福長子母烏氏
夫人沒待庶母張氏敬謹撫庶弟三人皆友愛三弟
驕縱張不之禁反虐憲之無怨也以新營之宅與其
弟而自居後圃旧庐張復欲有之憲遂出僦屋以居

予嘗有詩贈之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今日重逢薛侍
中轉此好心行事業前程坦蕩日亨通士林傳誦
以為美事未幾受薦為高郵儒學訓導令其三弟日
貧所與新宅已屬他姓憲復節縮俸給亦少津潤焉
金山衛指揮王子奇其先合淝人事父母至孝人稱為
王孝子母有痰疾子奇吞其痰即愈母卒再期之內苦
凶從事冬不絮夏不扇凡遇奇日祭必流涕平生制行
堅如金石一介不取諸人遷都指揮提戎福建所產荔

枝等美物悉皆不食曰吾親未嘗食此不忍食也子奇
初未有子夫人劉氏欲以婢妾侍之為子嗣計子奇不
納厥後為買一妾子奇自外至詢其父為金千戶為患
難故嚙女哀而還之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公暇手不
釋卷喜接士夫恤孤貸葬拯顛捍骼汲、如不及行海
遇風賦詩曰我心如有愧天地肯相饒又曰料得老天
知我久須臾雲霧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為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

還例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于人迹不
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乃題其上曰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
任教沈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為時名臣年
九十而終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變夷俗
故不忌猪犬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娶僦敝廬而獨處鄰
有嫠婦暮夜叩門即之致安曰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亾

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污我潔士乎而沈與爾藁砧
為友乎堅扞其戶婦慚而去

長洲沈勝五無子以妻妹之子孟達為嗣改為沈伯剛
奉勝五至孝洪武中勝五年老以罪連坐當戮伯剛請
代之父不許強代之同數二十八人皆致極典時伯剛
年總十七高皇憐其少而問故伯剛以父老對特賢其
孝而宥之後伯剛年七十五而卒其子浩令復姓孟云
吏部郎中陳鈍溫之樂清人正統末嘗使朝鮮其國王

奉以珍玩奇貨巧奪人目者不可勝紀其直不但千金而已鈍固却之一毫無所取而還

常熟人張有定言其鄉貧人陸姓者以吹笛為生其妻田家女也陸久病不痊親友無一人敢闖其戶者乃歸父母家求升斗之粟而還其夫則已死矣哭之甚哀乃具羹飯祭之遂自經于夫屍之旁

婁水東顧氏女父母蚤亡鞠于叔父初許嫁王氏未及醮而夫歿誓不再適叔父以其年少不之信也復許嫁

徐氏擇日畢姻叔逼之行不得已至其家謂徐氏子曰我非爾婦乃故王郎妻也竟不肯成禮徐生義之不取強既夕遂經死視其屍則遍身纏束甚固原其意蓋恐其既歿之後無以自明故也

長洲縣五都小民錢海以駕船為業天順二年五月六日裝載太倉人徐某來蘇徐既登岸遺金首飾數種于舟中徐覺驚惶海忽馳至奉前物如數還之因問其姓名邑里而稱其德云

陳符字原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生歿無子原錫臨其喪盡哀葬之如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壠祭掃凡五十年

袁政字文理任湘陰縣典史有善政夏尚書原吉薦擢遂安縣令未視篆宿于驛亭旁小兒數十輩皆被血淋漓來挽其衣覺而問其故父老言此邑人生女多不舉恐為資喪之費故也下令嚴禁之後邑人生女皆名袁云

郡人尤安禮字文度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為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戍臨行泣謂文度曰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必不能守我有幼女將何所託乎文度曰安禮在無以此為憂吾有子當娶之未幾果歿于戍而吳氏克保其孤文度無子以弟文節之子娶文學之女將成禮而其女有目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食言于我歿友耶卒娶之生育男女奉吳氏以壽終文度由校官歷兵部郎中遷貴州布政

司參議致仕終于家

徐德用洞庭人與城中周宗禮友好宗禮携其子尚行貨湖湘間父子皆歿于客權厝江邊無有歸其骨者德用往函歸舟人以歿骨為凶物蛟龍所憎凡過江湖恐有覆溺之患德用不惑其說竟歸之而舟亦無恙俾得還葬先壠

吳縣人王璠與弟琳早孤奉母黃氏孝謹母守節不嫁而性莊嚴璠婦不當其意必逐之而後已未幾子婦皆

歿琳娶婦而黃復惡之被其凌虐琳順適母意亦復逐焉母子欣悅而居不欲再娶迨母年九十而卒琳老不能娶矣遂絕嗣琳終無怨焉

正統戊辰盜起南閩蔓延于括蔡氏者避難東岩賊焚岩屋殺人將污蔡婦曰吳曰王並投火死予為作詩云潘氏積薪開百世闢妻自燎表千年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李茂四歲而失怙恃叔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歿醫巫莫效茂于密室

蘇州府志人物傳
操刀破心坎下三寸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絮指
大一塊復納于內用香灰封其創乃以心肉和猪肉
烹之進于叔食之而甘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色
黃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
夫人苟傷內膜者立死況劑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
得非由鬼神護持也乎雖然不可為訓但可敦薄俗耳

紀善錄終



蘇州府志人物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願育而教之長從
陳繼學博綜古今為文和平醇實而必本乎理詩尤沈
著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秀潤可觀性至孝痛父蚤亡
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形諸夢寐以父名玉
終身諱之嘗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
已耶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
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為

過矯之行所居近朱長文樂圃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
先生年七十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門生因私
謚曰淵孝先生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諸書吳文定公寬表其墓



